

西方文明的思想宗师 ——柏拉图

(希腊公元前 428 ~ 公元前 360 年)



* 人物点评

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的弟子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是西方哲学上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形成体系的人。哲学鸿篇巨制《理想国》的著述者。他的文艺理论思想和美学观点对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西方各种思想的理论源头。他的思想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支柱 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先验论和伴随着天才论的英雄史观 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理论的来源。

* 传世名言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无知，那才是双倍的无知。
生活从不简单容易，即使你活在愉悦顺遂的环境中，你也会遇到你要克服的困难。

一、成长环境

公元前 428 年柏拉图生在雅典一个显赫而富有的家庭。父亲阿里斯同的先祖是雅典古老的王室，母亲的家族可以追溯到梭伦，这种光荣通过显赫的政绩与有效的联姻得以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短暂而混乱的三十僭主时期威震一时的克力锡亚斯和查米迪斯就是柏拉图的舅父。柏拉图幼年丧父，母亲再嫁皮里兰佩斯——权倾一时的执政官伯里克利的知己和政治同僚。由于有好学的兄长阿得曼托斯与格拉康的关爱，柏拉图的成长并未受很大影响，而生父在他的心目中幻为一尊至善的偶像。姐姐波顿妮生有一子斯彪西波，后来是柏拉图名副其实的衣钵传人，在他死后主持阿卡德米学园的工作。另一个兄弟安蒂丰在这个修养甚好的家庭里显得特殊些，放弃了哲学而去玩马。

一个平庸的时代往往以伟大为疯狂，指个性为叛逆，而称赞盲从是明智，逃避是洒脱，怯懦是务实，卑鄙是机敏，这样的时代外强中干，浮华热闹，但产生不了骄人的功绩，只有阴沟里暗自流淌的罪恶。智慧在地下运行，时代的精神寂寞地游荡在唯一自由的风中。人类历史总是一个又一个平庸时代接踵而至，而柏拉图有幸生在屈指可数的伟大时代之一，那是一个人可以因其智慧获得幸福的时代，并因他的存在，使这伟大成为不朽。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世界创造了空前的统一，也领略了混战的苦涩。分别有两次重大的战争标志着希腊政治地图的戏剧性变化：先是公元前 490 年至前 479 年的希波战争，以雅典和

斯巴达为首的希腊城邦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成功击退了入侵的波斯帝国，挫败了波斯人使希腊成为亚洲帝国殖民地的企图。

这次战争使零落的希腊统一，更为雅典赢得了财富与光荣，它一跃成为海上霸主，提洛同盟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支配者，它梦想着要建立一个帝国，不仅拥有整个爱琴海，而且要控制科林斯湾和维奥蒂亚，雅典的战士们仅一年之中就同时征战塞浦路斯、埃及、腓尼基、伯罗奔尼撒、爱琴海和麦加拉。比雷埃夫斯港是地中海商业贸易的中心，白帆巨橦，熙来攘往，阿提卡的橄榄，米洛斯的大理石，皮帕瑞图斯的葡萄酒，精美的陶器，炫目的珍宝都在这里成交，输出的是货物，收获的是繁荣与强盛。

冷峻的斯巴达人则退居内陆，继续实践自己俭朴刻板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念。但这些勇猛而缺乏安全感的战士始终警惕着阿提卡半岛上兴高采烈的雅典人。权重生嫉，新仇旧恨一旦发作，所有的人都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遂在公元前 431 年爆发。纠集了各自的盟国，雅典和斯巴达认认真真地进行了一场内讧，以冒险为天职的雅典水手难敌不知花花世界为何物的拉哥尼亚武夫。

在外患内乱的情况下，公元前 429 年伯里克利因染时疫撒手归西。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政坛被巧言令色的投机分子占据，雅典政治地位急剧逆转，胶着数十年后，公元前 404 年，雅典被迫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在政治上再也没有出现伯里克利时代的霸主气象。

与政治上的辉煌相伴、并且比政治实力的起伏更引人注目的，是雅典对人类文明无与伦比的贡献。在两个世纪中，雅典

孕育了梭伦、庇西斯特拉图、底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伯里克利等政治家，他们创立了法律，完善民主制度，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希腊帝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与一名卓越的指挥官福尔米翁。这些雅典人还是修养很高的艺术鉴赏家，以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为首的戏剧家创造了精妙绝伦的大众娱乐，神灵被赞颂，人性被揭露，讽刺剧则以一切外表庄严的事物为靶子，以模仿与调侃的方式在笑声中扯下其伪装，让他们赤裸裸地站在哄堂大笑的人民面前。自由与勇气同样注入了雅典卫城的建筑师姆奈西克里和伊克蒂诺以及雕塑家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的作品中，显得和谐而完美。而修普底德，在他记录雅典和希腊的光荣历程时，成为了历史学家中最优秀的一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代表着雅典哲学的巨大转折和发展。

成长于此时此地，柏拉图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是一个伟岸强壮的青年，优秀的军人，出色的运动员；由于他敏感的心灵和语言的天赋，他还是一个诗人与剧作家。除了资质出众以外，他与雅典其它世家子弟并无二致，雄心勃勃地等待着在政坛大展身手的那一天。

直到 20 岁的柏拉图开始追随苏格拉底，一个全新的世界便在这个少年面前徐徐展开，他乐于看到苏格拉底以排山倒海的雄辩术揭露那些简单常识的武断和臆想，并投身其间，在苏格拉底的指导下，从为论辩而论辩进而至于条分缕析的讨论，所以，后来柏拉图常说：“感谢上帝，我生为希腊人而非野蛮人，生为自由人而非奴隶，生为男子而非女人，尤其是，我生逢苏格拉底时代。”

二、追隨名師

在蘇格拉底以前，古希臘自然哲學已有驕人的成就，蘇格拉底本人也曾對物理世界進行研究，但很快就失去了興趣，宣稱從樹木和石頭那里學不到什麼，與其玄而又玄地討論世界的構成，不如研究人類自己。人生各个方面，如戰爭、婚姻、友誼、愛情、家政、藝術、倫理、道德，都成為他探尋的課題。因此，蘇格拉底是古希臘哲學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另外一個公認的事實，就是這個矮胖、禿頂、突眼睛、朝天鼻的哲學家在粗陋的外表之下有某種和藹可親的東西使他成為雅典城最優秀的青年衷心愛戴的導師，這些青年有貧有富，有貴有賤，有不同的思想信念與政治抱負，但他們都被蘇格拉底了無牽挂、自由自在的世界所吸引，無數後人爭論不休的一些題目也曾激動過這些熱愛論道的思想者。

雅典的每一條道路、每一塊石頭都異常熟悉蘇格拉底健行不倦的身影。他見多識廣，讓人很難相信他 70 年的歲月幾乎全部消磨在雅典城的街頭巷尾與路人談天上。他是節制的典範，他所教導的美德最好的實踐者。他薄有資產，戰時能夠負擔重甲步兵的裝備，但從不工作，不考慮明天的事情，永遠不知道下一頓飯在哪里，却隨時隨地會陷入沉思冥想，物我兩忘，很少念及對妻兒的責任。妻子桑西普不得不獨自撫養三個兒子，不免時時作河東獅吼，故而與蘇格拉底流芳百世相比翼，做了歷史上最著名的悍婦。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清談是蘇格拉底唯一的授課方式，思維與論辯的樂趣是他最樂意的報酬。德爾斐神廟的先知說，

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总是谦逊地宣称自己一无所知，对人所公认的知识持普遍的怀疑态度，而且宣称只有知道自己无知者，才是人类中最聪明的人。和号称教人以所谓“有用”知识的智者们不同，苏格拉底四处请教关于人的知识，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快乐，什么是正义，等等。在德谟克利特万物流变的思想和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说法影响深远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如果不能用全面完整而绝对的方式给某一事物下定义，你就并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他的谈话总是在和和气的请教中开场，对一个习以为常的东西，请你下一个明晰的定义和绝对的判断吧。但任何人想当然的定义都会被苏格拉底以事实分析步步进逼，在排山倒海般的追问下这个可怜人的脑袋和舌头都麻木了，而且发现自己走到了最初立场的反面。此时，苏格拉底仍然谦虚地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已。这种近乎自大的自谦令德高望重的希腊人如坐针毡，气得发疯，却受到天生叛逆的青年们打心眼里的赞许。

对传统的有力否定、对民主政治的敌视、对他所属的中下层平民阶层的鄙视、对大多数雅典人智力和知识的多次嘲弄和对自己才智毫不脸红的高度评价使苏格拉底在公元前 423 年就成为喜剧插科打诨的对象，天性快乐的雅典人从不放过任何笑料，而苏格拉底本人也乐于看到自己被表现为一个温和而机敏怪诞的老头子，取笑别人也被别人所取笑。但他令人不安的言谈在各个阶层的雅典人都引起了不满，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一种敌意。

尤其是，他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反民主的倾向越来越浓，他们将雅典的失败归咎于吵闹不休的民主

制度，而把斯巴达粗鄙的武夫和强悍的寡头统治当作疗疾的良药。人们称他们是“拉哥尼亚迷”，留着长发，半饥饿，不洗澡，学苏格拉底。手中拿着羊皮纸裹的棍棒”，在公元前 411 年的四百僭主专政和公元前 404 年的三十僭主专政时期肆虐雅典。这些青年与 1933 年柏林街头狂热的法西斯冲锋队其实非常相似，梦想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暴政，给予公民以尽可能少的权利与自由，毫不留情地清除一切阻止他们的人，在克勤克俭的表象下却往往掩盖独裁者的荒淫无耻。亚西比德是苏格拉底亲密的弟子与友伴，像颗流星一样划过雅典的民主政治，他在政治挫折中投向了雅典的死敌斯巴达，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卖国贼。柏拉图的舅父克力锡亚斯与查密迪斯，是三十僭主专政时期呼风唤雨的人物，在短短八个月的独裁期内，屠杀了 1500 个希腊人，甚至超过了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十年杀人的总和。

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谈论和宣讲美德，他的弟子的行径严重损害了老师的声望。他说美德就是知识，最有德性的人就是那个最知道的人。可是聪明而多才多艺的亚西比德是民主政体时期最荒淫、最骄横和最强暴的人，阿提卡散文大师克里锡亚斯文风纯正优雅，许多个世纪以后还是罗马皇帝奥勒留学习希腊文的宗师，同时却是寡头专政时期最贪婪、最阴险的一个恶棍。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属于那少数的最知道的人，却毫无美德可言。

雅典民主政体很快复苏。民主派的政策相对很温和，颁布了大赦令，宽容了许多政治犯。但是，与雅典民主政治相比较，雅典的社会思想是守旧落后的，民主派对雅典人思想中的混乱忧心忡忡，苏格拉底这个七旬老翁仍然喋喋不休地与又一

代雅典青年谈笑风生，虽然他是作为公民的忠诚是有名的，但他对民主制度的批评更为显著。在雅典惨败，寡头制肆虐的痛苦经验之下，民主派对他的玩笑已经笑不出来了，他们显然认为，打倒苏格拉底远比改正他所指出的罪恶要容易得多。尽管有大赦令，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公元前 399 年，以渎神罪的名义，雅典民主派开始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对思想家的第一次有名的审判，罪名却并不陌生，不久之前，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击败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本人的好朋友、出色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被驱逐出雅典时，罪名就是他居然胆敢公开宣称，太阳是一块燃烧着的大石头，因而冒犯神灵，罪不可恕。

但是，这审判远非后世的许多次迫害那样卑鄙无耻，他们给予苏格拉底申诉的权利。是苏格拉底自己选择了死亡。作为曾经存在过的人们中最高贵的一个，他不属于任何逃避或者言行不一。他既不肯让哭哭啼啼的妻儿来到法庭引起审判者的怜悯，也不肯降低自己的尊严去迎合某种口味，他不愿意终生享受雅典法律的保护却在此刻逃避它的惩罚。他自由自在地活过了，也气势如虹地走向死亡。

这时，在 28 岁的柏拉图心中，有些东西永远地破碎了。

世代宦官的环境本来使柏拉图有早慧的政治敏感性和比大多数人优越得多的起点。而且柏拉图确实一直有从政的念头。可是三十僭主时期的暴政和民主政体处死苏格拉底相继打消了他对雅典政坛曾经有过的幻想。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为他注入了一种我们今天或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意识观念，其持有者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也使他们永远站在一个客观冷静的理性立场，批判性地分析现实社会，因此苏格拉底会

敌视民主体制。对两万多雅典男性公民而言，那是一种彻底的直接民主制度，但与 20 多万的奴隶、贵族和平民妇女根本无干，所以在运行中它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一个制度中，诡辩者以其富有煽动性和欺骗性的演说就可以左右政治决策，政治家需要口才来增强他的说服力，一个附带的后果就是传授修辞术的职业教师生意的兴隆。而出于时代的局限，苏格拉底并未想过民主的扩大，斯巴达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他所向往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相当于 20 世纪纳粹德国所试图建立的那种体制。二战后逃出法西斯炼狱的欧洲人发自内心地说，民主政体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可也绝对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但苏格拉底和其他雅典人生而处于最彻底的直接民主体制之下，他们所看到的是它的缺点带给雅典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合理，智者们纷纭的意见已经置疑了雅典传统信仰，他自然而然地充当了社会的良心，超越地思考着什么样的国家是好的。

公元前 404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在斯巴达人的庇护下，三十个雅典贵族接手统治这个城市。他们中有柏拉图母亲的堂表兄弟克里底亚斯以及母亲的弟弟查密德斯：“凑巧的是，这些人中间有的是我的亲戚，而且很熟。他们马上要求我参加国家的管理 这正合我意。”

一开始，柏拉图对三十人团的统治抱有很大的希望。不久他便看出，他们胜任不了。正是认识到这一点，苏格拉底的行动肯定通过新政府而起了特别的作用：“因为我已看到，要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使过去成为黄金时光；此外，他们派遣一位我的友好长者苏格拉底，这位我会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当时所有人中最为公正的一位，不管他愿不愿意，使其参加他们的行

动，同其他人一起以暴力将另一位市民押赴刑场处决，但他拒绝了他们的命令，将自己置身于外，拒不参加他们的罪恶行径。由于我看到这一切以及某些类似情况意义不一般，我表达了我的不满并同当时的恶政决裂。”

公元前 401 年，民主派回到雅典。克里底亚斯和查密德斯在战斗中阵亡。柏拉图开始怀着新的希望：“此后不久，三十人团统治和当时整个国家体制遭到推翻。我又一次感到，尽管是一种渐渐的，使自己参与共同的公共事务的欲望。再说当时发生了混乱，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会引起一些人不满的事情。尽管当时返回的民主派已经采取了许多缓和的措施，但当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敌人的复仇有时会超过限度，那是不足为奇的。”

公元前 399 年发生的事件彻底地摧毁了柏拉图与其父邦的关系，有几位执政者再一次将苏格拉底送上法庭，他们将苏格拉底根本不可能相信的一大罪行与其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人控告他渎神，另一些人认为他有罪，并且处死了一个男人，这个人过去曾经以罪恶方式对待过他们中间的某一位。当他们做出了流放的不幸裁决之后，被驱逐的朋友不愿接受这一裁决。”

这种独立使他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敌人，但同样使他远离寡头们的暴政。在三十僭主时期他拒绝为克里底亚斯服务，市坊间到处流传着他对克力锡亚斯暴政的不满议论，他运用人们所熟悉的比喻方法，讽刺僭主们像不称职的牧人那样，使羊群越来越少，鲜明地揭露了僭主们滥杀无辜的事实和雅典人的不满。但除此而外，在暴政面前他显得异乎寻常的沉默。这沉默使他在当时人的审判和后人的疑问中难保清白：为什么他不能够劝导他的弟子们向善呢？为什么他终日歌颂美德却不曾在雅

典遭受蹂躏的时刻挺身而出呢？这样发问的现代人不要忘记一战后的欧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随着战争将最文明的欧洲变成最野蛮的欧洲，极度失望之中，他们将文明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像生气勃勃的纳粹党这样的极权主义新国家身上，尽管洁净的街衢、热情的集会下面似乎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但甚至希特勒日甚一日的侵略行为都被这些知识分子当作迈向新生活的代价接受了下来。那么为什么要苛责苏格拉底为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呢？他尽了自己知识分子的本份，为了理想和心目中更美好的生活将自己的生命献出。

公元前 399 年，尽管有柏拉图等人多方奔走，尽管迟归的航船推后了永别的时刻，苏格拉底仍被鸩死于雅典。

在柏拉图心中，苏格拉底虽死犹生。他的家族与苏格拉底是世交，见于史册的从柏拉图的外祖父时期就很密切，苏格拉底的友伴中也有不少是柏拉图家的亲戚。他自己经过八年如影随形的学习，在精神上早已不是科林斯地峡运动会上那个强壮的冠军，也不再是抒情的诗人和激越的剧作家，政治的雄心渐渐让位于求索智慧的哲学理想，眼见得雅典遭受屈辱的战败，亲友厮杀在阴谋的漩涡，师尊被雅典人的敌意鸩死，几度心碎，几多波折，人，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三、壮游四方

狄奥根尼·拉尔修的记载强调以赫尔莫多为依据，柏拉图二十八岁时，也就是在苏格拉底死后，与其他的一些苏格拉底门生逃到墨伽拉的哲学家欧克莱德斯那里。接着他在居勒尼拜访了数学家特俄多鲁斯并在意大利毕达哥拉斯的门徒斐洛劳斯

和欧律图斯，最后前往埃及朝拜先知。在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其他弟子一样，不管他是否已经没有能力，还是有害怕其他迫害的原因，他们在雅典都呆不长。尤其可以理解的是，他首先就近去了墨伽拉的挚友、苏格拉底的弟子欧克莱德斯那里。在苏格拉底死的那天，欧克莱德斯参加了谈话。在对话录《泰阿泰德篇》（*Theaitetos*）中柏拉图将他作为讨论的伙伴来赞扬。如果允许我们相信狄奥根尼·拉尔修的说法，那么这次旅行对特俄多洛斯而言，是到居勒尼的，特俄多洛斯是数学家。特俄多洛斯参加了泰阿泰德和索菲斯特斯的谈话。在泰阿泰德篇的开始就强调指出了他在数学上的发现。对于在埃及的逗留，这些对话录中有无数的提示都涉及到了这个国家。柏拉图拜访了毕达哥拉斯的弟子。

柏拉图所做的长途旅行，显示出他与苏格拉底大不相同，苏格拉底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雅典城市的人。对苏格拉底来说，从城市前散步走过已是不寻常，显然，离开城门，除非是市民的义务召唤他奔赴疆场。相比而言，柏拉图也是一位大希腊国人，一位地中海人，今天我们要说，是一位属于大世界的人。

柏拉图的所有旅行中最具有意义的无疑是前往叙拉古的三次旅行。

公元前八世纪已形成了一系列繁荣的希腊城市：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的纳克索斯、墨西拿、叙拉古、林地尼、墨伽拉、卡塔纳，公元前七世纪的高卢、塞利努斯。公元前 580 年前后有阿克拉伽、阿格立真托。公元前六世纪起就开始了与占领该岛西部的迦太基人的斗争。公元前 480 年叙拉古的高卢人和阿克拉伽的铁拉人在希腊决定性的战胜了迦太基人。叙拉古在古希腊城市中拥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公元前 414 至 413 年

赫摩克拉底领导叙拉古人成功地打退了雅典军队的进攻并消灭了他们。紧接着不久，迦太基人又开始了他们的进攻，他们占领了西部诸城市，特别是他们摧毁了阿克拉佃城（公元前 406 年），当他们向叙拉古进逼时，叙拉古人选出了一位年轻的军官为统帅。就在同一年（公元前 405 年）他成了叙拉古的僭主，史称狄奥尼修一世，一直执政到公元前 367 年去世。在与迦太基人的斗争中，他懂得将军事手段灵活地与外交手段结合起来，尽管有时候是不择手段。每一次他都成功地将迦太基人力量的影响限制在岛的西部。在他的帝国里，他常常采取血腥和残暴的方式实行统治，例如处决亲人和朋友对他来说是一种可行的政治手段。他甚至不惜摧毁希腊城市，例如纳克索斯（公元前 403 年）直至今日还是一片废墟，该城的居民在被摧毁的城市废墟附近又修建了一座新城，今日称为陶尔米纳。在叙拉古起重要作用的还有狄昂：他是阿丽斯托玛赫，狄奥尼修一世第二妻子的兄弟，同时又是他们女儿的丈夫。他陷入了与狄奥尼修二世的冲突之中。二世即一世与多丽丝所生的儿子，一世连同阿丽斯托玛赫一起娶了多丽丝。二世在其父亲死后，继续在叙拉古实行残酷的统治。狄昂与二世的冲突使他自己在公元前 366 年离开这座城市前往雅典。在那里网罗自己的信徒。很显然，学园的圈子也在他收罗的范围之内，同他们一起建立了一支军队从事反对狄奥尼修二世的斗争。公元前 357 年他首先攻占了叙拉古城，后来又攻占了城堡。公元前 354 年，狄昂被卡利浦斯，也是一位朋友和战友，显然也是柏拉图学派的学生下令所谋杀。经过数年无政府混乱状态，狄奥尼修二世接管了政权。公元前 347 年，在叙拉古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执政。但三年之后被建立民主的科林斯的提摩勒昂再次赶

走。关于狄奥尼修二世接管政权的情况，柏拉图作了下述记载：“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持续统治你们并且多半通过敌视你们的人来统治你们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过去也受过你们父亲的统治，当最大的危险降临到西西里岛上希腊人的居住地时，由于被卡尔查顿人赶出家园，这个地区就听命于野蛮民族了。当时为了拯救西西里，他们选了狄奥尼修，作为一个年轻好战的男人，为了采取适合于他自己的军事行动，选了西帕利诺斯做他的顾问和年长的支持者赋予他们僭主的称号，使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力。至于现在是否有人认为，神的安排，一个神或者统治者的干练或是这二者得到了当时市民的支持导致了拯救，听凭任何一个人去断定，当时的确是因此而进行了拯救，按理说，在事情的这样一种过程中，人人都必须知道感谢拯救过自己的人们。在以后的时间里，如果独裁统治没有正确使用由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力，他已经为此受到惩罚并且还将受到惩罚。

最后西西里的希腊城市陷入了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争夺之中。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人攻占了除叙拉古王国以外的整个西西里岛。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人于公元前 212 年攻占了整个城市。同时柏拉图已经看到了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威胁：“整个西西里，在那儿就要发生的，很可能又是人们所不希望的，是希腊语言的烟飞灰灭……”

在这多变的历史上，有柏拉图前往叙拉古的三次旅行。第一次西西里旅行的日期是柏拉图自己说明的。

这次旅行的首要目的是南下意大利及其西西里岛希腊诸城邦，即他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者建立接触的地方。这些城市中，柏拉图首先访问了塔伦特，当时阿尔基塔这位著名的毕达

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柏拉图和他结下了友谊。他的哲学中强烈的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肯定源于这段友谊。阿尔基塔和塔伦特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

柏拉图不仅自己和阿尔基塔结下友谊，甚至他对阿尔基塔与狄奥尼修二世的联合也产生过影响：“……因为在我启程之前，我在阿尔基塔以及塔伦特的那些人与狄奥尼修之间促成了好客的联系与友谊……”

最后的旅程穿过西西里东岸的希腊城邦到达叙拉古。在那里，当时的狄奥尼修一世正处于权力的巅峰。

本来意义上的邀请似乎就不存在，但是，巩固了权力地位的狄奥尼修力图吸引哲学家和艺术家前往叙拉古，以进一步扩大他的影响。于是，这位不仅只是雅典贵族家庭成员，而且又是杰出的哲学家的柏拉图受到了他的热烈欢迎。柏拉图与年龄相仿的狄奥尼修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希腊城邦中，尤其是叙拉古的奢侈生活，根本就不是柏拉图的事情，“当我到达那里时，当地人称之为幸福生活的极为丰盛的意大利和西西里美食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人们一天两次将自己塞得饱饱的，没有一个晚上是独自安寝，某些习惯就与这样一种生活联系了起来。”

但是，与青年狄昂的会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柏拉图赢得了一位最可靠的学生和最亲密的朋友。

在一些耸人听闻的历史记述中，柏拉图据说曾被极为专权的叙拉古君主戴奥尼素一世绑架，几乎沦为奴隶。柏拉图在漫游西西里的时候，叙拉古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邦，名义上的选举每年进行一次，戴奥尼素一世垄断了叙拉古的政权，据说他

嘲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流的哲学为“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但他既不残忍，更不愚昧，所谓的绑架事件没有多少可信性。不过柏拉图倒真的在叙拉古得到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人的衷心敬爱——戴奥尼素一世本人的女婿狄翁，他与柏拉图同样厌恶民主政体，推崇强有力的个人专政，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将要共同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

岁月流逝，倦鸟思归。屈指一算，离开雅典 12 年了，28 岁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持重的中年。十多年的岁月里，柏拉图浪迹天涯，领略了行万里路的艰辛，好学不倦，享受了读万卷书的舒畅。去掉了青年的生涩和狂热，畅游于一个广阔而深邃的思想王国。出于对亡师的怀念之情，追忆着苏格拉底的音容笑貌，柏拉图在游历中写成记录苏格拉底的生活、追求和死亡的早期作品如《申辩篇》、《克里多篇》、《查米迪斯篇》、《普罗塔哥拉斯篇》、《高尔吉亚篇》等。不知不觉中，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体裁——对话，哲学家的天职并未遏止他诗人的才华，这种文体生气勃勃，势如破竹，严密的推理结合热烈的诗情，融汇于美丽的词藻之中，任何人都难以抵御它的诱惑力和说服力。

四、建立学园

公元前 388 年，雅典。

叫卖声此起彼伏，满脸谄笑的商人熟练地对付着犹豫不决的顾客。见钱眼开的小市民照例怕仆人揩油，亲自采买，心满意足地把蔬菜、肉都塞到衣服的交叠处。仿佛什么都没有变，贵族的妇女在女奴陪同下步履匆匆地走过与 12 年前就存在的

街道，自然如此强硬，时间的流逝催白了青年的两鬓，却不能撼动帕台农神庙一丝一毫。

回到家园，最初的兴奋之后，柏拉图渐渐觉察到雅典精神的重大转变。城邦制度实际上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就宣告终结了，希腊人不约而同地迈向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贫富差距拉大，失去产业的雅典人沦为乞丐、罪犯，曾经遍及天下的雅典公民军自然而然地萎缩了，被柏拉图称之为“一群外国来的杂色雄蜂”的唯利是图的雇佣军越来越常见，雅典人倦怠而冷漠，毫不关心公共事务，这个民族的气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多样的个体特征取代了共同的理想信念。雕塑作品中完美的希腊英雄被内省而多变的普通人所代替，人们坦然接受并欣赏这普通，曾经悲情澎湃的戏剧也远离了重大的主题，雅典人尽管仍然喜欢交际，仍然保持积极的创造精神，但他们追求的趣味已经开始变化了。

40岁的柏拉图在漫长的准备期之后，建立了阿基达米学园。这是他一生真正的工作，是生命的重大转折。此前已有伊索克拉底主持的另一个学园教授“见解”“观点”和动听得体的言辞，但柏拉图学园是一个主要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是雅典青年求知的摇篮，要造就纯正科学的学习者和探索者，使理想主义和热爱政治生活结合为一体。

学园是求智的中心，爱智者的乐园，历代的弟子为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基督教兴起后，学园是欧洲异教主义的孤岛，一直到公元529年才最后被虔诚而顽固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关闭，标志着欧洲文明史上的所谓黑暗时代降临。但是学园精神影响到了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无数所大学，它们的宗旨就是要培养干练的法律专家和行政官员，并凭